

認識蔣經國

(上)

(本文插圖刊第44頁至49頁)

●董中生(前國立中興大學教授兼法商學院教務主任)

參加戡建大隊工作

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及繼任總統時，我已改行在大學教書了。我們關係，乃是一個普通教授和政府最高行政首長，一個國民和國家元首的一般關係。

可是我曾參加過大陸撤退前夕的戡建隊及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工作。這二個組織，均由蔣經國提出構想，由他親自遴選人員組成。

我是由先總統蔣公介石在南京官邸會報中提名徵調加入，戡建隊主要同仁，並未對我歧視，蒙將我亦視為是蔣經國的幹部。

記得民國六十一年夏，為女兒留學事，我赴教育部為她辦出國手續。一位督學是我小同鄉，忽然告訴我：他讀到一本「一片丹心」的小冊子，寫的是戡建隊的簡史。內中提到我任江蘇行政督察專員，徵調參加該隊工作的事，對我似乎非常尊敬。因為他當時是青年中學的學生，參加青年救國團當兵，大陸撤退，隨軍來臺，繼續求學，大學畢業，考進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分發政府服務，由於工作努力，遞升至高教司幫辦，轉任

督學。

青年救國團的學生，情形像這位督學一樣，來臺繼續求學，完成大學教育，甚至出國深造的人不少，曾任政大地政系的蘇志超主任，有次對我開玩笑說：「你在國防部任將官時，我還是二等兵呢！那時你當然認不得我！」青年們記憶力強，我自然無法同他們比！

民國五十六年秋，開學不久某晚，曾任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在戡建隊和我同任少將督導的葛敬時(留日，來臺用筆名向各報投稿)來法商學院夜間部兼課。我們在教授休息室閒聊，他忽然問我：「你有沒有參加青年軍聯誼會？」我反問：「我不是青年軍的幹部，為什麼要參加聯誼會？」他說：「經國先生很重視青年軍和戡建隊的青年，每次年會他必親自出席講話，你以後不妨去參加。」由於那時我改行教書十餘年了，心情已很平靜。對政治活動已不發生興趣，有時間寧願在家多看點書，或寫點東西。就因為養成這種習慣，到今天仍能寫些小故事，供讀者參閱。

對葛敬時的建議，未加以考慮。

同仁，亦曾提議舉行春節團拜，不必到各人府上

拜年，減少勞步。第一次團拜在警務處禮堂舉行，由朱懷冰(曾任湖北民政廳長兼代省主席職務)任主席。那天到會的人很多，擠滿了禮堂。若干未在北做事的行政院同仁亦來參與。會後有餘興相聲等精彩節目，氣氛相當熱鬧。後來被陳誠知道，就不再舉行第二次這類團拜了。

桌上骷髏觸目驚心

民國三十二年春，我由浙江奉調赴湖北出任地政實驗縣長，昌化縣政府服務的許多政校同學，多希望我能繞道贛州，親自實地考察一下「新贛南」的政績。

自從蔣經國出任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後，有關他傳奇性的行政改革故事，不斷傳至四方。在抗戰已到了很艱苦，從事地方行政工作感到極苦悶的時候，忽然引起了一種新希望。事在人為，在最困難的時候，政治上仍可有所作為。

昌化工作十幾位政校同學，對贛南的消息，尤其敏感。因為我們一樣年輕，能吃苦，富幹勁，有理想。認定他人能做的，我們亦能做。雖然上

級的支持，我們無法與蔣經國的特殊關係比，而浙江省政府主席還是相當信任我們的，我們亦能做一一些平時尚且做不成功，在戰時反能做成的事。例如半世紀前洪楊之亂燒毀的縣政府全部房屋，我們能發動鄉鎮民衆自己的力量，不要求省政府補助，全部建築完成。縣立中學亦建立起來，全部校舍由各鄉鎮出錢出力合建而成。

那時，我已從事地方行政共八年，任昌化縣長亦有五年。對縣政問題，特別有興趣研究，曾寫了一本十餘萬字的「戰時縣政」，由浙西民族日報社出版發行，我很樂意接受同學們的建議，決定以五天時間，考察「新贛南」。

曾在昌化縣政府任職的政校六期同學馬德清，東北人，他個性剛直，嫉惡如仇。好打抱不平，樂於對抗權勢。民國二十八年春，某日，天目山開專員區行政會議，他介紹自己姓名，自稱姓馬桶的馬，頗令部份出席縣長，認為出言不雅。政校畢業後，分發浙江省主計處工作，發現一位同事開出一張數目零的支票。數目零就不必付錢，毋庸開支票。他認為處長任用這種人工作，是亂用私人，因此和處長發生衝突。來昌化找同鄉同學，我派他任河橋區長。他對民衆非常親近，但對上司態度較傲慢。我瞭解他是一位偏才，非常時期，適當用他，仍能對國家、人民有貢獻。他知道蔣經國主政贛南後，非常羨慕贛南的工作環境，於民國三十一年即投效蔣經國去了。我去信請他爲我預定住宿地方，他爲我定下勵志社的房間。

另一位在贛南服務的同學高岳，任南康縣

長，是蔣經國相當信任的重要幹部。我在嘉興任縣土地整理處主任時，高岳與陳禮（曾任孝豐縣長）二同學由政校分發嘉興縣政府工作。陳禮在土地整理處，高岳岳分在民政科。高岳岳學生時代就喜歡寫文章，他的作文在「中學生」雜誌徵文中獲第一名，很引起大家注意。思想較前進，參加七君子所組織的救國會，被浙江省保安處逮捕，牽連到土地整理處的後任周源久同學，時我任蘇州地政局長，周來函要求我趕往杭州，面見宣鐵吾處長（宣與我地院同期同學趙鉅恩是同鄉，小學很好同學，他任蔣介石侍衛長，在南京曾來找我閒聊過）營救。蒙宣處長即令釋放。高岳岳頗具才氣，由陳果夫介紹給蔣經國，一同到贛州。

戰天闢地剷除土劣

民國三十二年清明節我由浙江昌化動身，在屯溪、上饒等地候車費時，五月初始抵贛州。

馬德清特地請假三天，陪我考察。第一個考察單位，就是新建不久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那天是星期日，機關不辦公。值勤的工友認識馬德清，開門讓我們任意參觀各辦公室。

專員辦公室，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辦公桌上放置一顆骷髏頭骨，大概是隨時警惕自己，不忘敵人的凶惡，痛恨日本人的殘暴，和在奉化他的故居小洋房前親書：「以血洗血」的意思相同。馬德清向我講了許多蔣經國治理贛州的小故事。這些故事，後來我在大公報上亦看到，內容差別不大，可信其真實性。

第一：剷除土劣。當地有位惡紳，名叫劉甲

第，仗着財勢，就是當地的土皇帝。妻妾上街，後面跟着馬弁保衛。有兩位縣長，曾被綁架，受到帶着高帽子遊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員綑着毆打是常事。有位保長因執行征兵公務，曾遭到身首兩處的報復。有人解釋，這是由於贛南民性強，敢反抗。但蔣經國並沒有感到絲毫畏縮，他抱着以天下爲己任的雄心，一腦門兒戰天鬥地的幹勁，澈底剷除了土劣。他權力用的恰當，人民願意和他合作。

其次，下令禁賭、禁煙、禁娼，令出必行。贛南一位監務處長的太太，偏不信邪，結果被判在贛縣中正公園的陣亡將士墓前，罰跪三天，兼做苦工六個月。

另一位大山頭——國家銀行的主管內室打牌，以武裝守衛，被專員抓到了，守衛的士兵一概槍決。

某富戶的獨生子，因煙毒違禁，判處了死刑。

他如此鐵面無私，使原住在贛州，亦喜歡打打小牌，他的長輩姚夫人，心裏感到很不方便，考慮結果，祇好離開贛州，飛往西安居住了。

他們還喊出了很多動人的口號：「我們對贛南的濃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採極嚴格的手段，用堅決的革命方法去打擊他們。」所謂「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蔣經國認爲他們是「建設新贛南的敵人」非打倒不可，他說到做到，劉甲等惡紳就範了，連駐軍首長余漢謀最後亦支持他了。

蔣經國最成功的地方，是他自己走到羣衆中

去，把官架子卸下，真摯地爲人民服務。

迎送標語美麗醒目

第二天，我們參觀贛縣郊區的中華新村。

新村採用了現代化的建築。包括托兒所、幼稚園、小學、正氣中學。幹部集訓的虎崗，就在此地。

正是初夏時節，贛南氣候較昌化提早炎熱些。我們在丘陵地帶走了一整天，已是汗流浹背。

好在那時年輕，體力足。幼稚園和小學負責人全認識馬德清，他們很親切地向我們說明：「如何在極短時間，完成大量工作」的經過。使我們參觀的人，親眼看到：這原先落後的贛南，的確帶來了煥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第三天，在贛州市內參觀，街道上一連串美麗的標語，顯得蔣經國很懂得宣傳。進城門，首先看到城門上的標語是：「歡迎，請指教！」出城門，看見城門上的標語是：「請批評，再見！」雖然在國外，重視旅遊事業的都市，常設置此類標語。在國內這樣的標語，我僅看到過一次，就是在贛州。

贛州正在嘗試社會主義的做法。設貧民食堂，專門收留流浪兒童，辦新人學校，幫助犯人改過自新，授以技藝，讓他們將來能生產就業。以及強迫妓女改業，從火坑裏跳出來，重獲人間溫暖。

經濟上，蔣經國採取統制式的經濟。專署成立了新贛南合作社，及交易公店，馬德清就參與這部門工作。

專署自己辦有正氣日報、中華正氣出版社，還自己辦高中及職業學校。參觀過新贛南的人，批評專署的做法，是蘇俄社會主義的中國版，蔣專員自己亦默認那是：「借人家的建國經驗。」

蔣經國號召：行新政，用新人。他體認：「搞政治，必需有健全的班底，最可靠的幹部，要由自己訓練。」於是，在「虎崗」開辦建設新贛南的幹部訓練班。

至於專員公署及區保安司令部的高級職員，來源大致可分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蔣經國邀請的留俄中山大學同學，他們多半對外不大出面，却爲建設新贛南出主意，決定各項計劃。第二方面是由陳果夫先生介紹給他們的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的優秀同學，例如秘書周靈鈞、科長黃密等。第三方面區保安司令部的幹部，多半是他任職保安處及新兵訓練處時的同事和部屬。

統制式的經濟措施

第四日我們遊覽贛州市街道。由於蔣經國採取了統制式經濟，戰時紙幣貶值，通貨膨脹，全國各地人民遭殃，政府束手無策。專署將各種日用品如油、鹽、米等派人赴閩、湘等省大量採購，統制起來，定量出售。馬德清就參與此項工作。他不僅自己不貪污，更不允許同事有人貪污。如此一來，一則打擊謀暴利的商人，再則使贛南人民一時免受通貨飛漲的生活威脅。贛州市商店充滿各種商品，價格與安徽屯溪（抗戰時期稱爲小上海）相差不多。

我在屯溪買了一雙皮鞋，發覺尺寸小一點，

穿上不太舒服。（在昌化五年縣長生活，全是穿由內人親自縫製的布鞋，下鄉則穿草鞋，未穿過皮鞋。臨行朋友勸我去後方，最好帶一雙皮鞋，去見上司或參加重要會議時可穿用）。馬德清的脚比我小，我就將屯溪買的皮鞋送他，在贛州買一雙較合脚的。

那天晚上，在贛州服務全體政校同學聚餐，南康縣長高清岳同學亦趕來參加。推將經國和我這唯一客人坐上位。高清岳是我在嘉興縣政府時同事，當衆爲我介紹，承他將我在嘉興、昌化等地工作情形，及陳辭公特別邀請我任地政實驗縣長經過，詳爲介紹。言辭有些過譽之嫌。

蔣經國坐在我旁，絲毫沒有官架子。和其他同學一樣隨便談話。他對我說：「我們是同鄉，今天要多吃幾杯。」蔣經國和我都能喝幾杯。我們浙東家鄉請人吃飯，習慣上是叫人吃酒的。請客就是請人吃酒（不叫喝酒）。普通人家自己家中釀酒，多能喝幾杯家釀老酒。

參觀贛州市後，我單獨一人去參觀南康。選擇南康縣參觀的原因之一是南康距離贛州較近，原因之二是縣長高清岳是政校同學。

說實在的南康縣政府的人事水準，比不上昌化縣政府。昌化有十幾位政校同學，及幾位其他大學（浙大）和留學（留日）生，南康請不到。政校同學有機會在專員公署直接接受蔣經國的領導，他們無意下來縣政府工作。

我第一個感觸南康的工作重心似乎和昌化不同。昌化處於抗戰前線，隨時準備敵人來襲，準備對應變是首要工作。南康當時尚處在較後方，

缺乏此項敵對意識。南康離贛州近，參觀新贛南的人，很容易順道看一看南康的縣政。配合新贛南的宣傳，他們的工作就偏重在「如何能做給人家看」。

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爆發後幾個月，我到浙西前線昌化縣。自己估計能有三個月，最好有半年的準備，即使敵人來攻，我就決定不退出縣境，與敵人在縣內周旋。我們當然知道，以縣政府的武力，是無法抵抗敵人的。但人民是我們的，地形我們比敵人熟。敵人未出發前，我們有把握獲得正確的情報，我們可以先撤退，避開敵人。敵人不可能用大兵力來攻擊佔領一個小縣，而且他們亦不可能分散兵力久駐縣境以內。等他們一走，我們就回來，這就是我們美其名曰「游擊戰」。

我們的工作重心，不能不首先放在如何能打好一場游擊戰。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直至抗戰勝利，敵人始終未進攻縣城。等到日人無條件投降前一天，敵人最後一次進攻，才進到離城十五華里的發橋鎮。

我到任二星期，即步行下鄉分區召開鄉鎮長會議。那天碰巧天下大雪，多數鄉鎮長未來出席。但他們知道了縣長能冒雪準時到會，以後召集他們開會，就很少有人不到了。

一個月後開始全縣普查戶口，編造壯丁名冊。三個月後就各鄉輪流組訓壯丁，組織壯丁隊。這一壯丁隊，平時幫助推行行政令，戰時協助軍隊作戰，充分發揮了民衆組織的力量。以後逐年組訓婦女隊、少年隊。使全縣民衆對抗戰及縣政建

設，都有機會參與貢獻力量。

到任半年後，全縣鄉鎮長人事亦調整完畢。戰時前線縣份，鄉鎮長責任繁重，工作極為困難。好人不願出來擔任，壞人却搶着要做。我們將全縣鄉鎮長作一次詳細調查，發現幾乎有三分之二的鄉鎮長是不稱職的。我要求各區長親赴各鄉鎮面請地方賢能之士，出任艱鉅。一旦物色到這類人才，我一定由區長陪同親邀他爲國家、爲地方勉爲其難接受這一職務。萬一該鄉一時難以物色到賢能兼備之士，則退而求其次，先選賢而較不能的人，我們另派一位較能幹的鄉鎮幹事去幫他忙。

如果，這樣的人亦選不到，爲了戰時政務的推行，我們不得已亦派有能力未必賢的人任鄉鎮長，這類人出任後，政務仍能推行，人民不免要受到不公平的苦，我們對這類鄉鎮長監督特別嚴，隨時注意，不時警告，使他們有所警惕，不敢貪污。

所以我在昌化五年餘，由於民衆有組織，鄉鎮長比較健全。配合前線軍事，推行縣政建設，都比較容易。

公園建塊好人碑坊

南康縣政府派一位職員陪我參觀，第一處參觀的地方，是縣立運動場，新開闢的，將一座小山剷平，可是並沒有運動設備，當然沒有運動的人在場裏。我想在戰時，農業社會仍以農民爲主的縣城，花費大量民力，修建大規模的運動場，是否是具體迫切需要的工作，是值得考慮的。因

爲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的運動或勞動量是足夠的。

其次參觀鄉村道路。路是拓寬了，而且亦鋪了一些碎石，新鋪碎石的路面，看起來是順眼些，可是並沒有車輛行駛，甚至連行人亦甚少。農民赤足走路，泥路比碎石路更舒服些。

最後到一所小學校，這是實行蔣經國正式頒佈的新贛南三年建設計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居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書讀。」的五大目標之一。校舍不大，我參觀那天，不知是不是假日，校裏沒有老師和學生。

在前線戰地任縣長五年餘，對新贛南縣政抱很高希望的我，參觀南康縣政，感到一些失望。高潔岳是我同學，人極聰明，能說能寫，很獲蔣經國信任。但是否是一位戰時好縣長，我不能肯定答覆。

離開贛州前一天，馬德清陪我遊中正公園，公園大門口建立一座刻有「好人」名字的牌坊。牌上僅刻一個人名，是曾任贛南縣長的一位政校同學。這位縣長完全學蔣經國的作風，短裝革履，常往農村巡行。遇到民衆，就在農田裏打開話匣子任意長談，目的在瞭解人民的困難和解決他們的困難。據馬德清說：他是蔣經國在政校同學中最賞識的一位，所以將他的名字刻在好人牌上，供人民永久紀念。據說還準備建一塊壞人牌，可是我沒有看到。

蔣經國專員於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就是他生日那天，被任命爲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縣長。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升任江西省政府委

員，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他赴重慶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校教育長。於民國三十四年才正式交卸專員職務。

就在抗戰接近勝利，他尚未正式交卸專員職務時，日軍發動瘋狂攻擊，贛州淪陷。新贛南政績，受到嚴重打擊與考驗。

據政校教授楊玉宏一次在揚州戡建隊訓練班，我們二人同住一室，閒談中提到新贛南。他曾任新贛南縣長，清華畢業，曾上過北大、留美。好講掌故，對人批評極為嚴格，尚有一點書卷氣。他對蔣經國的批評是：「許多事只起了頭，就不大去管了，甚至全忘了。」

日軍進入贛州時，蔣經國身在重慶。代理他職務的人，全無對日作戰的經驗，整個行政組織

立時完全崩潰了。蔣經國在重慶想知道日軍進入贛州後情形，一點消息都得不到。

此時有一位贛南縣政府的秘書李守廉同學，政校畢業後，曾在浙西行署任青年營營長，青年營由流亡學生組成，並沒有對日作戰的能力，但他們生活在游擊區，知道如何可以保護自己生存。

游擊區的縣長，最重要一件事，身邊一定要帶一架無線電臺，隨時可以與後方聯絡。李守廉懂得這一點，在游擊區工作過的人，亦知道日軍限於兵力，不敢分散駐守。不可能佔領攻下的全部縣城。縣城攻下後，不久就撤退，我們稱他們這種軍事行動為流竄。日軍一退，我政府立刻回城，電告後方，報告已收回縣城。李守廉於日軍

攻浙南時，什麼東西不帶，就帶一架無線電臺下鄉。敵人一退，他立即入城，找不到縣長，他以自己名義發一電報給重慶蔣經國，報告縣城已收復，並在城內開始辦理復原工作。蔣經國在無望中，得此電報，自然特別高興。抗戰勝利，推薦李守廉出任熱河省民政廳長。

記得民國三十三年，我由浙調鄂時，李守廉有意隨我一同往後方工作。他向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請辭。賀因曾任政校教職，對李守廉有師生關係，答覆很不客氣，他說：「董中生去後方，是陳辭修邀請他去的，你去後方能做什麼？」因為浙西政校同學多，有好機會，依當時情形，是輪不到李的。最後他還是決定離開，投奔贛南。

（未完待續）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生動翔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都。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煙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瑣瑣細談別後。康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全書分裝叁冊合售貳佰壹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